

# 万水千山只等闲之四渡赤水

——长征中的军事地理解读之四

位于贵州省遵义仁怀市茅台镇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。  
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(上接09版)

河流阻碍——赤水河险滩密布，红军四次抢渡挑战天堑。赤水河是贯穿整个战役的核心天险，其干流蜿蜒穿行于峡谷，河道曲折，河床陡峭，水流湍急，暗礁丛生，洪枯水位变幅极大，自古便有“天堑”之名。明代诗人吴国伦曾经描写过赤水河：“万里赤虺河，山深毒雾多。遥疑驱象马，直欲捣岷峨。筏趁飞流下，樯穿怒石过。劝郎今莫渡，不止为风波。”“四渡赤水”前，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曾电令各军团首长指出，“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，都会给野战军最大的危险”。好在红军此前已先后渡过湘江、乌江这样的大河，有一定的经验，而“四渡赤水”期间正值冬春季枯水期，河面变窄，有利于架设浮桥，为红军成功渡河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。即便如此，时值隆冬，水温低，水流速度快，红军依靠木板、竹筏、绳索搭建简易浮桥，在敌军火力与湍急水流中强渡，稍有不慎即被冲走。“一渡赤水”时，周恩来亲自带领参谋人员选定架桥地点，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，一连三次到架桥地点督促指导。经过一夜的努力，在土城的赤水河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。红军四次渡河均以很高的组织性克服水文天险，成为战争史上依托河流实施机动的典范。

地势阻碍——隘口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大幅增加攻坚难度。“四渡赤水”所在区域的山系构成又一大阻碍。大娄山脉作为遵义地区的地形骨架，山高谷深、地势险峻，既是乌江与赤水河的分水岭，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天然界山。尤其是娄山关地处大娄山中部，为狭长幽深的经向谷地，通道狭窄，两侧山峰对峙，川黔公路仅能从关口穿行，形成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险要地势，地理上易守难攻。“二渡赤水”后，红军回师黔北，娄山关恰好横亘于进军路线之上。其时，其被黔军抢先占据并依托险要地形层层设防，红军正面进攻在地形上处于不利地位。彭雪枫在回忆文章中表示，“在地形上说，我们是不利的，娄山关给敌人抢到手了，而且有一个团在固守着。另一个与我们接触的团虽然向后转了，然而每一个山头都成了它顽抗的阵地”。若在此受阻，红军将陷入前有险关固守之敌、后有国民党追兵夹击的战略险境。2月25日，红3军团进抵娄山关与黔军展开激战，黔军且战且退至娄山关关口，双方复又为争夺点金山(又名点灯山)高地展开拉锯战，当晚，红军占领高地。为了夺回阵地，黔军兵力增加到6个团，多次反扑，均被红军击退。整体而言，大娄山与娄山关的险峻地形显著增加了红军攻坚难度，压缩了部队回旋余地，迫使红军必须在不利地形下迅速夺关破险，才能摆脱合围、保持战略主动。

此外，气候、补给阻碍等，加剧了行军损耗和供给的难度。赤水河流域1至3月正值冬春交替，阴雨连绵，昼夜温差悬殊。持续降雨导致山路泥泞难行，负重行军极易滑倒。古蔺等海拔山区常有降雪，气温骤降时，衣着单薄的红军在雨雪严寒中行军，体力消耗剧增，冻伤、冻僵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增多。而赤水河流域山多地少、村寨分散、人烟稀少、物产贫瘠，川南古蔺、滇东扎西等地尤甚，无法为大部队提供稳定粮食、医药补给等。蒋介石就认为，贵州西北一带地瘠民贫，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，就是柴草也不易得，称得上是一个“绝地”。这些不利条件进一步放大了红军所面对的地理与作战压力。



▲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全景(2021年4月20日无人机拍摄)。  
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



▲泸州市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。  
图据泸州市政府官网

## 地理赋能战略

虽然复杂的地形为红军的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，但“四渡赤水”的过程中，红军辗转腾挪，抢占先机，国民党方面则头痛不已，应对失据。蒋介石感叹：“匪之行动，常走曲线，乃其狡奸。”云南军阀龙云则说：“匪情飘忽无定，避实乘虚，是其惯技。”红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固然与其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及万众一心、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密切相关，也是其以高超的军事智慧巧用地理禀赋，让复杂地理成为束缚敌军装备优势与侦察部署的天然屏障的体现。

善用地利，拓宽机动与作战空间。回看红军四渡赤水，每次的渡河地点都与上一次不同，在赤水河中游一带的各个渡口来回往返。具体而言，第一次渡赤水选择的渡口为猿猴场(今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元厚镇)、土城上下游，第二次渡赤水在太平渡、二郎滩、九溪口，第三次渡赤水在茅台及附近地区，而第四次渡赤水的地点又选在了太平渡、二郎滩、九溪口。这些渡口形成多点可渡、多路可选的渡河布局。红军依托这些密集的渡口四次往返赤水，在敌军防线间隙快速穿插，既避开重兵封锁，又让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难以判断主攻方向，陷入顾此失彼的被动。

虽说峰峦叠嶂、沟谷纵横对行军带来不便，但同时其又成为红军隐秘行军和集结的天然掩护。红军依托山林与峡谷隐蔽行踪，以小股部队佯动诱敌，主力则在地形掩护下快速转进，实现声东击西、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。比如，中央红军再入川南，国民党军随后再次扑向川南尚未形成包围之际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渡，以摆脱敌军的围攻。1935年3月20日，中革军委为了迷惑敌人，以红1军团1个团伪装主力，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，以吸引川、滇军向西，掩护红军主力东渡赤水。3月21日晚至22日，中央红军以隐蔽、神速的行动，由二郎滩、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(第四次渡赤水)。接着，经临江场、楠木坝(编注：两地均隶属贵州仁怀)等地挥师南下。

地理掣肘强敌，消解国民党军机

动与侦察优势。国民党军虽拥有兵力、装备与后勤优势，却被赤水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大幅削弱作战能力。黔北崎岖破碎的地形与落后的道路交通，彻底限制了敌军汽车运输、重装备展开与公路快速机动的能力，其装备、兵力优势无从发挥。敌军只能沿少数公路缓慢推进，难以对红军形成快速合围与持续追击，兵力优势被地形拆解分散。有国民党将领回忆，“当部队进入贵州后，到处山高路险，行军、宿营、补给都非常困难。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，主要是因地势险要，大部队施展不开”。

相比红军，国民党军队还有着现代化的空中侦察手段(通过飞机)，但依然捕捉不到红军的准确行动方向，其精心部署的合围计划总是慢红军半拍。这与贵州尤其是黔北一带的地理气象条件有一定关系。贵州省是全国云量最多的地区，而黔北地区又是省内日照时数最少的地带，年平均日照时数仅1100小时左右，年平均雨日在180-220天之间，年平均阴天日数多在240天以上。这里，冬春交替时节阴雨连绵、云雾重、日照稀缺，让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、目视侦察等现代侦察手段难以奏效。阴雨与浓雾遮蔽战场视野，敌军无法精准掌握红军行踪与部署，多次出现判断失误、调兵滞后的情况，为红军隐蔽机动、快速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参加长征的陈伯钧曾提到一幕，“不久飞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即去，未发现目标”。

此外，赤水河水流湍急、河道曲折的水文特征，以及两岸山高坡陡的地形，让敌军难以沿河岸构建连续封锁线，也无法快速架设桥梁，组织大规模渡河追击。即便敌军占据部分渡口与隘口，也因地形限制难以形成有效防御体系，无法阻止红军择机渡河、转战四方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，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”。“四渡赤水”充分证明，地理因素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变量，唯有因地制宜、扬长避短，才能在不利态势下抢占先机，赢得胜利。赤水河流域的山川天险，既见证了红军的艰苦转战，也成就了长征史上精彩的军事传奇。

(郭晔晔)据新华社